

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

幽灵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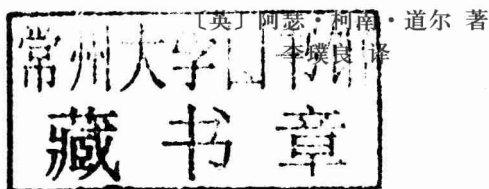
〔英〕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
李璞良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幽 灵 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灵犬 / (英) 阿瑟·柯南·道尔著; 李璞良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)
ISBN 978-7-02-013484-7

I. ①幽… II. ①阿… ②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9460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汤 淼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4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5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84-7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

柯南·道尔，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迪普拉斯，其父为建工部公务员。柯南·道尔十一岁时进入全英最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就读，十七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，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同年与露易丝·霍金斯小姐结婚。

柯南·道尔从小热爱文学，开业行医期间，仍不断向《康希尔》杂志投稿。他非常热爱阅读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作品，因而对侦探科学产生兴趣。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，非常崇拜一位名叫约瑟夫·贝尔的教授。贝尔教授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他不仅能立刻诊断出一位初次见面的病人的病症，还能准确说出病人的个性、生活习惯、职业等。柯南·道尔根据贝尔教授的形象，塑造出侦探小说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典型人物——福尔摩斯。在柯南·道尔第一部侦探小说《血字的研究》中，福尔摩斯一出场，便以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能力，令他日后的搭档华生医生瞠目结舌。

《血字的研究》完成之初，并未立即受到出版商青睐。此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才得以出版，随即受到广大读者喜爱，福尔摩斯从此与世人见面。一八九〇年，第二部作品《四签名》问世，同样获得热烈回响。一八九一年初，柯南·道尔毅然决定弃医从文，致

力于文学创作。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其他冒险故事和历史小说，但读者最钟爱的还是他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。此系列作品共有四部长篇、五十六个短篇，后人将其辑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柯南·道尔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，他以非常准确而真实的笔触描写这位冷静、机智又勇敢的神探。在他的笔下，福尔摩斯仿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我们哪天走在街上也许就会与他擦身而过。他住在贝克街二二一号 B，每天早上房东太太兼管家为他准备早餐，他边吃早餐边看《每日电讯报》及其他一些大众报刊。他出门时乘坐当时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或马车；喜欢散步，走遍伦敦大大小小的街道；对自己独特的本领非常骄傲。福尔摩斯虽为虚构人物，但鲜活得仿佛一直真实地存在着。

福尔摩斯在小说中是法国乡绅后裔，热爱音乐，喜欢思考，经常利用他所能取得的资料研究一切有关医学和侦探科学的问题。他善于观察，分析问题时头脑冷静，能将各种线索系统地联系起来，然后再抽丝剥茧，使案情明朗化，而他的每次的推理都能合情合理，毫不牵强。

柯南·道尔在一八九三年发表《最后一案》，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，但随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抗议。有人写信指责柯南·道尔是“凶手”、“畜生”，两万多人取消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《岸边》杂志，就连作者的母亲也提出抗议，甚至有人为福尔摩斯服丧哀悼。但一直到一九〇三年，柯南·道尔才借《空屋》这篇故事让福尔摩斯戏剧性地复活。

时至今日，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同义词，没读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、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，也知道福尔摩斯这个人物。在正统文学史上，侦探小说或许无立足之地，但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给予柯南·道尔侦探小说新的评价。但无论如何，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历经百余年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侦探小说，柯南·道尔和福尔摩斯这两个名字，将继续世代相传。

目 录

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 /1

1 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 /1

2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/11

3 悬疑重重 /25

4 亨利·巴斯克维尔爵士 /38

5 三条断掉的线索 /55

6 巴斯克维尔庄园 /70

7 美丽碧宅院的斯泰普尔顿 /84

8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/103

9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/114

10 华生医生的日记摘要 /139

11 岩岗上的人 /152

12 沼地的惨死 /169

13 布设陷阱 /186

1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/203

15 回首前尘 /219

1 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

平常总是彻夜未眠、不到日上三竿绝不起床的夏洛克·福尔摩斯，如今已端坐在早餐桌上了，而我则伫立在壁炉前的地毯上，顺手拾起前一天晚上那位客人所遗留下来的手杖。那是根既精致又沉重厚实的手杖，顶端有个球状突起物，一看就知道“系出名门”，绝对来自于上好的材质。紧挨在顶端下面的则是圈颇宽的银箍，周长接近一英寸，上面刻有“致皇家外科医师会会员詹姆士·莫蒂默，C.C.H. 的一群好友赠”以及“一八八四年”等字样。看来这是根家庭医师所常用的那种旧式手杖，坚固实用又不失高贵。

“喂！华生，这根手杖如何？”

福尔摩斯正背对着我坐在那儿，原以为可以偷偷地把玩它一阵子，没想到还是被这老小子发现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？莫非阁下的后脑勺长了眼睛不成？”

“至少我的眼前有个光可鉴人的镀银咖啡壶，”他一脸的促狭，“告诉我，华生，你对这位客人的手杖有何看法？很遗憾，咱们没和他打上照面，对他的来意也一无所知。所以，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显得格外值得珍惜。你先将它瞧个仔细，再把这位客人的来头说来听听吧！”

“我觉得……”当然我尽量引用我这位伙伴所惯用的推理方式，

“从朋友们所赠送的这件纪念品来看，莫蒂默医师应该是位事业有成的医学界人士，年岁稍大，并且备受敬重。”

“很好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好极了！”

“另外我也觉得他很有可能在乡下行医，出诊时大都安步当车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因为这根手杖原来虽然很体面，可是现在已经磕碰得很厉害啦，很难想象在城里行医的人还肯用它。你看，就连下面所包的厚铁皮都磨损得很严重，显然曾用它走过很多路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它上面也刻着‘C.C.H. 的一群好友赠’等字样，据我推测，这大概是个狩猎俱乐部之类的，这位医师可能诊疗过那些会员，所以他们才赠送了这件小礼物聊表谢意。”

“华生，真是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呀！”福尔摩斯把椅子往后推了推，并点起了烟，开始吞云吐雾起来，“不过我不得不说，你未免太低估自己了，阁下的才具非凡，绝非仅止于为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著书立传而已。或许你本身无法发光发热，但绝对可以传导着光与热，有些人本身虽不属于天才型人物，但却拥有激发天才的可观潜力。亲爱的伙伴，我不得不承认阁下真是惠我良多。”

他以前从没说过这么多肉麻的恭维话，不可否认，这些话让我觉得有些飘飘然。相较之下，过去他的感情就内敛多了，尽管我对他钦佩有加，也很努力地以一枝秃笔将他的那套推理方式公之于世，可是他总是摆出那副酷酷的模样，漠然以对，也吝于赞美，让

我的自尊心受到不少打击。而现在我居然也能掌握他的那套手法，并且实际运用起来，甚至还让他对我赞誉有加，当然这使我受宠若惊，也甚感骄傲。接着他就从我手中将这根手杖接了过去，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好几分钟，然后意犹未尽地放下烟斗，再把手杖拿到窗前，开始用放大镜察看起来，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。

“它虽然很简单，没什么花哨之处，但却很耐人寻味！”说完他就回到那张最喜欢的长椅子旁，然后在一端落座下来。“这手杖确实有一两处值得推敲的地方，也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依据。”

“我还遗漏了什么吗？”我有些自负起来，“我相信重大的地方都注意到了！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恐怕阁下的结论大都是值得商榷的，没错！我是说过你激发了我，不过坦白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在我指出你错误的同时也往往将自己导向了真理之路，而由雾里看花变成真相大白。不过这也并不代表你这次完全错了，起码那位医生肯定是在乡下行医，而且的确是以步行居多。”

“那么说，我的推测正确无误？”

“当然也只有到达这种程度而已！”

“可是能够抽丝剥茧的不就是这些了吗？难不成我疏漏了什么？”

“不！华生，事实真相绝不仅有这些而已！比方说送出这件礼物的与其说是某个狩猎俱乐部，倒不如说是来自于某医疗院所，C.C.H. 中的 H 指的应该就是‘医院’（Hospital），而它前面的两个 C，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 Charing Cross（查令十字）来。”

“你说的大概没错！”

“很可能就是如此，如果咱们依据这个假设出发，就不难对这位陌生的来客做一番深入地描绘和剖析了。”

“好吧！我们就假定 C.C.H. 所指的就是查令十字基督教医院 (Charing Cross Hospital)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更进一步的推论？”

“难道就联想不出什么吗？既然了解了我的那套手法，就该加以实际运用嘛！”

“我只能推断出一个明显的结论，那就是他下乡前曾经在城里悬壶过。”

“我想咱们可以大胆地做更进一步的推论，比方说最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那些朋友才会赠送他这礼物？很显然，是莫蒂默打算离开医院而自行开业的情况下，那些亲朋好友才合起来送给他这份好礼。因此咱们不妨下个结论，他打算从城市的医院转到乡下去开业，而这份礼物就是在那时候送的，我这样推断应该不算过分吧？”

“的确很有可能。”

“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应该不会是主治大夫或主任医师之类的重要人物，因为只有在伦敦开业而且小有名气的医生才能得到这种地位，而若有这种地位的话，就不必跑到乡下去行医了。既然不是赫赫有名的大夫，那到底又是什么身份呢？如果他在医院服务而又不在上述医师之列，那么很可能就只是位内科或外科的住院医师，地位要比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，也就是那些实习医生们

稍高些。至于说毕业的时间则是在五年前。你瞧，日期都刻在手杖上了，所以您刚才所做出中年医师这样的推论，显然就经不起验证了。亲爱的华生，据我看他是个年轻人，连三十都不到，个性平易近人，不过却生平无大志，较安于现状，得过且过，甚至有点儿心不在焉。另外他还养了一只心爱的狗狗，体型略比狼狗大些，但要比獒犬小一号。”

我无法置信地笑了起来，而福尔摩斯则把身子往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朝着天花板吐着不住摇曳摆动的小烟圈。

“至于后一部分，目前尚无法判定你是否正确。”我说道，“但是要想找出有关他年龄和工作的一些情形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”说完我就伸向那个专门摆放医学书籍的小书架，取了本医学手册，然后翻到人名栏的地方。里面赫然出现好几个姓莫蒂默的，但只有一位可能是我们的来客，于是，我高声读出那段内容：

詹姆士·莫蒂默，一八八二年出任皇家外科医师会会员，系德文郡达特穆尔地区格林盆人。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于查令十字基督教医院任住院外科医师，因为撰述《疾病是否会隔代遗传》一文而荣获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。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。亦著有《几种隔代遗传之畸形症状》（载于一八八二年的英国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）和《我们是否在进步？》（载于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《心理学期刊》）。曾担任格林盆、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。

“你看，上面可没有提到什么狩猎俱乐部啊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的笑声中带有一丝嘲弄的味道，“就像你所说的一样，这家伙只是个乡下医师而已，我想我这推论应该是正确无误的。至于刚才所提的那些形容词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‘个性平易近人，但却生平无大志，甚至心不在焉’对吧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在这人情浅薄又尔虞我诈的世界里，只有平易近人、不摆架子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，只有生平无大志、不急功近利的人才会甘于平淡，宁愿放弃伦敦的有名医院而跑到乡下。当然，也只有心不在焉的人才会会在屋子里等了一小时后连张名片也不留，但却留下自己的手杖，你说这不是糊涂虫是什么？”

“那狗狗呢？”

“它经常叼着这根手杖跟随在主人后面，由于这根手杖重得很，所以狗不得不紧紧地叼在它中央，也因此它的牙印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从这些牙印之间的空隙来看，我觉得它的下巴要比狼狗更宽，但却要比獒犬来得窄些，所以……它可能是……对啦！它一定是只卷毛的长耳犬。”

只见他站起身来，一边说着一边来回踱着方步。忽然，他在向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了，语调中充满了自信，我不由得抬起头来，以讶异的目光向他望去。

“亲爱的伙伴，对于这点为什么这么肯定？”

“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已经看到它正站在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，而且它主人按门铃的声音也就要传上来了。别走！求求你，华生！”

他可是你的同行啊！你在场或许会对我稍有帮助。华生！现在真是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刻了，听到楼梯的脚步声了吧？显然他正闯入你的生活中，可是，你却不知道这究竟是福还是祸，也吉凶未卜。看来这位医界人士詹姆士·莫蒂默大夫要向犯罪问题专家夏洛克·福尔摩斯讨教一番了……请进！”

这位来客的外表显然让我跌落了一地的镜片，我先前预料他一定是位最典型的乡下医生，然而他却又高又瘦，长长的鼻子像只鸟嘴，隆起于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眸子间，显得相当突兀。两眼距离很近，正炯炯有神地从一副金边眼镜后面射出其目光。而他的穿着显然是他那行人中所最常见到的，不过却是副穷途潦倒的落魄样，只见外衣又脏又旧，裤子也已磨损大半。再者，尽管年岁不大，但原本高挺的后背却略显弯曲，走起路来头还不时向前探着。值得欣慰的是，虽然是一副落难相，但却风度翩翩、气宇不凡，具有贵族的架势。他一走进屋内，目光马上就落在福尔摩斯所拿的那根手杖上，在欢呼一声后就向他快步走去。“我太高兴了，”只见他说道，“刚才还不太敢肯定究竟是把它忘在这儿还是轮船公司里了，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弄丢了这根手杖。”

“我想它是件礼物吧？”福尔摩斯开口了。

“不错，先生！那是件礼物。”

“是查令十字基督教医院送的吗？”

“是那儿的两位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。”

“唉呀，天哪！那就糟了！”福尔摩斯一阵摇头叹道。

莫蒂默医师透过眼镜眨了眨眼，表情略显惊异。“怎么啦，有什么地方糟了？”

“因为阁下已经打乱了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。你说这件礼物是在你结婚时送给你的，是吗？”

“没错，我一结了婚就离开医院，而成为医疗顾问的希望也全泡了汤。可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家庭，这么做完全是必要的。”

“啊哈！我们还不算错得离谱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詹姆士·莫蒂默医生……”

“你就随便叫我一声先生好啦！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皇家外科医师会会员。”

“而且显然是位心思缜密、顾虑周详的人。”我说道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阁下对科学方面的涉猎，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着实令人佩服。我想对我说话的这位正是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，而不是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师！”这时只听到那位“本尊”正色说道。

“很高兴见到您，先生，我常听到人家把您和您朋友的大名相提并论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您真是让我很感兴趣，想不到还能亲眼目睹像您这种长相的人，瞧！头颅这样长，还有深陷的眼窝……您不反对我用手指摸摸阁下头顶骨的骨缝吧，先生？在没有得到您这具头骨的实物之前，若能按照它的尺寸做成模型，那对任何一家人类学博物馆来说，都会是件最出色的装饰物，对其他典藏来说更是绝对会有加分效果。我不想惹人嫌、惹人厌，可是我不得不承认，阁

下的这副头骨不知会羡慕了多少人。”

福尔摩斯用手势招呼我们的陌生客人落座，然后说道：“先生，可以看得出来，阁下和我一样，对自己本行的各种问题都能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思索。再从阁下的食指不难看出您是抽烟卷的，那就甭客气了，自己来吧！”

那人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，然后放在手中像是变魔术一般，以惊人的熟练手法捻成了卷烟，而那长长的手指则不时抖动着，就像是昆虫的触须似的。

福尔摩斯神色自若，似乎颇沉得住气。可是我太了解他了，由他那对骨碌碌且不断迅速转动的眼珠子就可以看出，他已经对我们这位怪异的来客发生了兴趣。

“先生，”他终于开腔了，“阁下昨晚造访，今天又再度赏光，我看不仅仅只是为了研究我这颗脑袋吧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不是的，如果有这机会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，不过，我是为了其他的事才登门求教的。我碰到了件极其棘手而又十分特殊的问题，我知道自己欠缺实务经验，又久仰阁下是最高明的专家，在欧洲居第二把交椅……”

“先生，请问一下，那领有第一把交椅这项荣衔的人又是何方神圣？”福尔摩斯口气刻薄，听起来有些刺耳。

“对一个具有精确科学头脑的人来说，伯迪隆先生的办案手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也一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”

“这么说你找他帮忙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是说只就精确的科学头脑来说，他老兄的确堪称第

——……然而就实务经验而言，你才是独一无二的，这已是众所周知。先生！我并不是有意冒犯阁下……”

“还说没有？只是没那么明显而已！”福尔摩斯没好气地说道，“莫蒂默医师，有话快说，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，还是早点儿明说吧！”